



老屋印象

资料图片

■ 曾哲

妈打来电话说要修葺老屋。老屋其实并不老,比我还年轻几岁,但十几年来来的贴心陪伴,炊烟袅袅里的守望,恍然觉得它已然变成一个慈爱的符号,和白发渐生的母亲一样,让离家的人无限依恋。

因为对老屋的复杂情绪,我对妈提出的建议不置可否。然而我知道,出嫁的姑娘人微言轻,也知道老人家的的心思,所以就依了她,不再以一贯的决策者的姿态驳斥她的想法。

老屋建在我上小学三年级时,8间高大挺拔的平房在当时已经是顶出众的。时隔十多年,它在周围平地而起的高楼间显得那般寒酸,矮小得很不起眼。斑驳的墙面,苔藓丛生的院子,怎么看都像是荒芜许久、没有烟火气息的人家。

老屋寒酸破败,却是盛满我美好

记忆的家园。

记忆的闸门被打开,那些闪光的过去像刚翻页的书,清新的墨香还弥留在身边,馨香四溢。

那个电闪雷鸣的雨夜,胆小的我四处寻找着温暖的港湾,奶奶在我边上,一把搂住了浑身打颤的我。那时候,小小的我还不会嫌弃老年人身上普遍都有的腐朽气息,只觉得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般踏实安全。而今,成年后的我仍旧胆小,岁月积淀下的生活常识已然让我懂得克制恐惧,平复躁动。哪怕是怕到心颤,也可以面不改色,不会慌乱地寻求帮助。奶奶更老了,我们也再没有那样亲昵过。亲人的温度,曾那样温暖过我惊慌的童年。

也是一个雨夜,尖利的叫声打破夜的宁静和孩子的美梦,我们急忙起床,四处寻找声音的来源。是那个刚抱回来的小狗,被妈妈的大木箱子夹住了身子,它因不能动弹而发出痛苦的

呻吟。我们兄妹三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成功地解救出它,看它安然无恙,才各自睡去。那时候的我们没有种类多样的玩具,小动物就是童年最好的玩伴。现在想想,也不觉得没有玩具的童年是黯淡的,小狗小猫相处久了,生死离别,悲欢离合,年少的心底已然生出几分悲悯,这是再多玩具也换不来的人生底蕴啊!

夏夜的燥热,让熟睡变成了奢侈。满天星星的夜晚,我们一人拿一张席子和一个被单,到凉风习习的房顶上睡觉。睡前看着美丽的夜空,天马行空地聊聊天。夏天的天气多变,每每睡到半夜,突然狂风大作,暴雨倾泻而下,我们一个个裹得跟粽子似的急忙往下跑,那带着点兴奋的尖叫声里,全然没有被不作美的天公扰了美梦的愤恨。

依稀记得读小学时,我们兄妹三人都在上学,家里拮据的状况令小小

年纪的我们已懂得对超出购买力的东西产生免疫。尽管百般节俭,仍旧是捉襟见肘,入不敷出。无奈,爸选择北上,一年中只在农忙和春节时回来两三次。转眼他又要收拾单薄的行李,离开简陋却温暖的家。

那个倚门而立寻找爸爸不得而任性哭闹的女孩似乎还在眼前,对他下一次归来漫长无望等待的无奈,让希望显得那般渺茫无期。因而愈加觉得委屈,还没来得及好好团聚,却又要分离。及至现在,每周一次回老家看女儿,每次回来时都心疼得想哭,尤其是想到不满两岁的宝宝找妈妈不得后撕心裂肺的哭声,更是难过不已。又想到当年那一次次的别离,最伤痛的该不是无忧无虑盼望亲人归来的稚童吧。毕竟,孩子容易遗忘的天性注定她不会持续地忧虑,而那个在外辛苦打拼、度日如年的父亲呢?我无从知晓他如何独自一人度过那么多漫长的日夜。他的伟大和牺牲,不是一声感谢就能承载得了的,我沉默而伟岸的父亲啊!

还有那么多占据我记忆的美好时光,在这个静静的雨夜,氤氲着潮湿温润的气息,乘着时光的船,我似乎又穿行在那贫瘠但温馨的生活里。那每一块都凝聚了父母血汗的砖瓦的间隙,严密缝合的不是水泥,而是他们丝丝缕缕的爱,构筑起了我们兄妹最安全的爱的避风港。

其实,我想对妈说,哪怕老屋再破败凋零,也是我们最喜欢、最向往的家。但是,父母辛劳半生,能有一个更宜居舒适的家安享晚年,不更是儿女们心之所向吗?想到这,一扫之前的凄凄惨惨戚戚,竟幻想着修葺一新后的老屋,像一个穿戴一新的老人,和我们一家人共享岁月静好、盛世繁华。

如此,甚好!

童年趣事

■ 赵景荣

我小时候,母亲身小力薄,裹着两只小脚,走路来一摇一摆,像踩高跷。她把我看成宝贝,9岁了还不舍得让我干一点活,我就成天信马由缰地跑着玩。

一天,正吃晚饭,石碾嫂来俺家告诉母亲:“婶子,今晚轮到你家磨面了。”母亲说:“没面两天了,都是借着吃的。你先回去,我马上去。”

母亲锅碗都没刷,慌手慌脚地掂着粮食对我说:“晚睡会儿,咱娘俩到你石碾嫂家推磨去。”

我心想:去吧,推磨的活太累;不去吧,母亲感冒了,我不忍心让她自己推。在院子里正犹豫,听见“咩咩”的羊叫声,我解开拴羊绳,牵着羊向石碾嫂家走去。

到了石碾嫂家的院里,听见母亲正跟石碾嫂高一声低一声地说话。石碾嫂住两间破草屋,石磨就支在东间她的床前。我牵着羊不声不

响地进了屋,见石碾嫂坐在靠墙的床上纳鞋底。墙上挂着用药瓶子做的小煤油灯,灯光一明一暗的。

母亲见我来了,就掂着袋子往磨扇上倒粮食。石碾嫂抬头见我手里牵着羊,问:“小兄弟,来推磨牵羊干啥?”母亲扭脸往我身后一看,说:“哎,小祖宗,你是来推磨呀还是跟羊玩呀?”我说:“我怕推不动磨,想把羊套上拉磨,帮我出点力。”石碾嫂听了,笑得在床上直打滚,母亲也笑个不停,羊听见笑声,咩咩地直叫唤。

石碾嫂一轱辘下了床,向母亲说:“婶子,你儿子真是小人精,才几岁的人,竟能想出这馊点子。”她又面向我说:“小兄弟,你这馊点子不行呀,你见谁家的羊拉过磨?”我说:“羊能驮着我走,可有劲啦。”石碾嫂说:“再有力它也不是牲口,而是畜生,那猪、狗比羊还有劲哩,也没见人套上它拉磨呀。牵走吧,回家好好睡你的

觉,今晚上推磨没你的事。”我说:“俺妈感冒了,她一个人推不动。”石碾嫂笑着说:“你看我比你的羊劲大不大?放心吧,这点粮食包给我啦。你妈不心疼你,你嫂子我心疼你,把你累得长不高了,将来找不到漂亮媳妇。”说得母亲笑得直

流泪。

那晚上,石碾嫂抱住推磨棍不松手,一口气把俺家的粮食磨完。

以后,村里便传出了我套羊拉磨的事,村民们又添油加醋,把此事传得沸沸扬扬的,成了村人茶余饭后的笑料。

